



三 通 小 叢 書
蜜 味 的 夜

張 天 翼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 0 4 3

發刊旨趣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名 家 創 作 選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

1 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目次

一個題材·····	一
蜜味的夜·····	三四

蜜味的夜

張天翼著

一個題材

蠶' 我到家鄉的第三天，就有一個禿了頂的老婆婆走來找我，拄着拐棍，把那
的 雙粽子似的脚在地上頓得很響。一進門她就叫起來，那付嗓子跟她那張乾皺的
夜 臉很不相稱。

『好啊好啊，回來了幾天了——也不來看看我。你嫌我這個孤老太婆吧，
是不是？……』

1 接着她格兒格兒地笑，肩膀直抽動着。連全身也給牽動得似乎在哆嗦。

「哈，慶二伯娘！」——我這才認清了她。「怎麼，你老人家健啊？」這位慶二老娘算是我的一個長輩：轉灣抹角起輪來——我們沾上點兒親的。

於是我記起了我自己的疏忽：這幾天挨家地去拜訪了那些親戚本家，不知道怎麼一來竟把這位老太太漏掉了。

然而她一點也沒有見怪的意思。臉上還是堆着笑，嘴唇翻了上去，讓那片紫銅色的牙牀肉擠了出來。腮巴上幾條皺紋繃成了一道道弧線，彷彿要把那張狹臉拉大點兒似的。

「嗯，你認不得你慶二伯娘了，我曉得的，」她說。「翰少爺在外頭發了還記得我這個孤老太婆啊？哈哈……」

她不讓我開口，又溜起了她那尖嗓子：

「慶二伯娘倒記掛你哩，噯！連常到你舅舅屋裏去問訊。……」

不過她還是像別人一樣——向我東一句西一句地問了許多事。她漸漸收住了笑容，用着又恭敬又親切的口氣談到我的父親母親。兩老在下江住得慣，可見得那是好地方。唉，老太太真是個好人：去年還寄錢接濟過她慶二老娘的。這末她就把手子邊的皺紋抽動了幾下，似乎要表示她的感動。並且輕輕地歎了一口氣，那雙乾巴巴的眼霎呀霎地瞧着我。

我告訴了她我父母親近來的生活。可是說不了幾句，她總是打斷了我，問我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事。提起來總用着一些尊稱：老太太如今頭痛好了吧？

3
老太爺還常常打牌嗎？——雖然我母親從來沒這個病我父親生平頂討厭打牌。

末了她又笑得滿臉都打着皺，眼睛緊釘着我的臉，稍爲放低點兒聲音，自言自語似的：

『真是前世修來的，唉！在下江發財——真好福氣。』

『發財？我又沒做生意，又沒差使，發什麼財？』我也笑起來：

『噢！』她把臉一歪，眼珠子一斜，叫人想像到她幾十年前的那種嬌容。

『翰少爺你當我這個孤老太婆是老糊塗啊？——嗯，才不哩。你的事情我都曉得：你寫文章賣大錢。』

過會兒她又告訴我——她是聽我舅舅說的。於是她扭着頸子瞧着我笑，她頸子不過酒杯那麼粗細，那層皮就鬆了勁：打下巴那里摺成好幾條斜線——一直伸到衣裳裏面。

於是我老實承認了有這回事。可是這種生活是很苦的。

她聳了一下鼻子，乾咳了一聲說：

『嗯，你這種生意總是好生意呀：不要本錢的。祇要幾張紙——這算得了什麼呢。……人家做生意總要化一注大花邊，還不曉得蝕不蝕。你的呢——是穩的：祇要寫下子寫下子就賺了一大筆。』

這些話我實在沒法解釋。像她那麼守着三十來擔租穀，放放印子錢的生活，當然會把我這不要本錢的買賣看得非常輕鬆。我知道她看見過那些教書先生做輓聯做喜對，翻了翻書就成了一付：這麼着拿去賣錢——當然挺舒服。

我祇笑着搖搖頭，一面點起一支煙來。

慶二老娘接着又問我一篇文章能賣幾個錢。她緊盯着我——全神灌注地等

我回答。她一聽說這價錢大有出入，並且還有白盡義務的時候，她眼角上的皺紋全打起結在：顯得又快活又困惑。

「那麼——那麼——買文章的是些什麼人呢？」

我含糊糊答了一句：專門有一種人收買這些東西。

接着我們都閉了會兒嘴。她瞧瞧我的臉，又瞧瞧我吐出來的煙——她那雙長了一層翳似的眼珠子還跟着牠移動，乾巴巴的眼眶似乎有點潤濕。

三四分鐘之後她又乾咳了一聲，舐舐嘴唇，就對我訴起苦來。這些——她顯然是老早準備好了的，來得有條有理，竟像做文章一樣。

「翰少爺你是曉得的：我這個孤老太婆無依無靠，守了五十多年節。……」

這麼着一開頭，她就詳詳細細敘述一些我早就知道了的事。

她十九歲上就死了男人，祇留給他三十來擔租穀田。她族上看她立志要守節，於是替他打了個三百塊錢的會——讓她去滾利。誰都誇她有志氣，還有人做詩文捧她，拿她做個最高的道德標準。可是——這里她眼睛霎呀霎的擠出了點兒淚水，告訴我她日子過得可苦：餓一頓飽一頓的。

的
夜
子。……」

「我靠哪個呢。……族上講是講要替我撫嗣，我總不能指望靠我的過繼兒

7

然後十分感動地談到了那些給她好處的人。又恭維到了我身上：把同樣的話反復了十來遍。這才四面瞧了瞧，把那張狹臉湊了過來，小聲兒說出了她的要求：

『翰少爺，要請你高抬貴手——幫我這孤老太婆一個忙。你是極容易做到的。……』

她緊瞧着我。腮巴上的皺紋在微微地動着——構成了一張苦笑的臉。

顯然她是想要幾個錢。其實我常常聽一些家鄉人提到她的事：她手頭着實很活動。她的佃戶跟債戶都怕她；她那個孤老太婆的身份竟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法寶——讓她把老本在這地方上安安穩穩滾利。

於是我明明白白告訴她：我這回到家鄉來——祇帶了來往的盤費，一個不留神就會動不了身。我並且把身子往後仰着些，爲的要避開她嘴里那股味兒。忽然她格兒格兒笑起來，彷彿怕癢似的把頸子縮了幾下。

『不是這個路，不是這個路，』她說。『我怎樣好問你要錢呢。我祇不過

請翰少爺幫一個小忙——不費事，不要本錢。我是……我是……」

停停她又放低了聲音，臉子又湊過來了些，叫我不得不站起來。

「我燉好了一隻老雞婆。」她輕輕點着頭，笑得把上唇翻到了鼻子底下。

「請你賞個光——到我那邊走一趟，就便幫我那個忙。」

我把煙屁股捻熄，催她乾脆說出來——要求我的到底是椿什麼事。她這才四面看了一眼，欠起了身子好叫她腦袋離我近些，小聲兒說：

夜
「我想請你替我——替我——替我寫半天文章。」

什麼！替她寫半天文章！

「你老人家真是……怎麼，到底是……」

9
她坐了下去。歎了一口長氣，沒命地雲着眼睛——好像是要用勁擠出點

水來。她用種很懇切的聲調談到地方上的一些紳士，一些讀書的大爺；他們種種地方都幫了她的忙——還是花了本錢的。我要是肯可憐可憐她這個孤老太婆的話，並不要費什麼事，她這方面可得了實惠。

『祇花你半天工。賣出來的錢周濟周濟我，也是積陰德。……』

這里她淌下了眼淚，可是還斜着眼珠子對我微笑一下。她接着又聲明——連紙都不用化我的：她已經買了八張雪白的連史紙。她從來省吃省用，一輩子祇有兩次殺了雞款客，這回竟爲我燉了一隻母的。

她眼睛里重新擠出些水來，順着原來的淚痕淌到腮巴上。

『翰少爺你還記得不？——你小時候替我寫包，替我寫信，我拿葵花子給你吃的。如今慶二伯娘老了，殺了雞請你都請你不動啊？……』

我笑着搖搖頭，一面努力讓她知道寫文章不比放債——說有就有的。有時候簡直一個字也寫不出，現在就這麼着。

『怎麼會寫不出呢？』她問。

因為平日說順了嘴，我不知不覺答了一句——

『沒有題材。』

的
味
蜜
的
夜
她要我把這個解釋明白了之後，她就想要幫我衝破這個難關，用種商量的口氣問我——看哪些東西才夠得上寫進去。

『那個沒有一定，』我說，眼睛一直釘着她那霎着的眼睛，那付巴望着什麼的臉色。『譬如你的事情——就可以寫。散印子錢，收租，天乾水患——都可以寫。男女的事情也可以寫。……』

『真的呀！』她尖叫起來，站直了身子。眼睛在發着亮，腿子似乎快活得
在哆嗦。『我的事情我告訴你——隨你要聽那一椿。……來，我那里有紙。……』

『不過——不過——寫出來的怕對你老人家不大恭敬哩。』

『哈呀，翰少爺你真是！這有什麼要緊——又不蝕我一塊肉！祇要賣得了
大花邊，管牠什麼恭敬不恭敬呢！……』

可是我不肯到她家里去受她款待。她彷彿更加輕鬆了些，也再沒提起她那
隻老母雞。她腮巴上刻了許多弧線，儘量把嘴拉開着笑。那古銅色的牙床肉下
面釘着兩三顆牙齒——黃膩膩的顏色上面還有一條紅絲。

我爲了要叫她安心說故事，走去關上了窗子，還把房門也上了門。我又點

上一支烟，把坐着的椅子稍爲住後移了點兒——這麼着她就是拼命湊過臉來，她的嘴巴跟我的鼻子也得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我說：

「哪，我先得跟你老人家約一句：你老人家要把人家不曉得的那些事告訴我。大家曉得的事是沒用處的。」

她挺認真地點點頭。嘴唇撮着像個臘鴨脰，似乎在那裏用着勁。臉上好像沒半朵那麼乾巴巴的樣子；顯然是她這種得意勁兒把她身上擠出了點兒油來。

開頭我就提她的印子錢：我聽說鄉下人叫她做「螞蝗」。

于是她額頭上的皺紋聳動了一下。搖搖腦袋歎口氣。

「唉，那些傢伙真不知好歹，」她聲音也油潤了許多。「他們自己找上門來，人家救他們的急——他們倒不三不四地瞎嚼舌根。我是個孤老太婆，無親

無靠，放幾個錢滾滾利息也不該啊？我這個孤老太婆是……」

我打斷了她的話：

「呢，如今你老人家積上了好多了？」

「喂——喂——六……六……唔，五百多。」

「我不信。」我笑了笑。

她右手放在桌上，這裏用來抹抹嘴巴。她咳了一聲，遲疑地盯了我好一會，才伸長頸子湊過來：

「我告訴人總是講五六百。止是不止的。不過也實在祇有——」她棹開五個指頭擺了一下，又翻了個身。「翰少爺你祇想想看：我這個孤老太婆要不是留幾個花邊——你看我怎麼得了，是不是。……放出去——利息祇打八分，不

蜜 的 味 的 夜

過講還要還，我不跟人婆婆媽媽的。我這個孤老太婆還能讓人爛賬啊？……幾回一爛我就要餓肚子了。……」

聲音漸漸提高起來，眼睛，也霎得快了些。

可是這些——還不能叫我滿足。於是我問到一些討債的情形：我聽說大井坳的那個器九跌公是給她逼得自殺的。我要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她搖搖頭校正了我，那聲調就像是談着全不相干的事似的：

『上吊的是器九跌婆，不是器九跌公。這個跌公倒是第二至死的。』

稍爲閉了會兒嘴。她左邊腮巴抽動了兩下，眼睛眯成兩條線，還就把上唇翻了上去，用力得連鼻尖子都打了皺。

『這怪不得我，』她視線打我臉上移了開去。『哪個叫她欠了賬不還——』

還要罵我螞蝗！……我是不客氣的：你看我孤老太婆好欺侮啊？……翰少爺你替我想想：七八里路天天跑了去要，他們死一個不還。器九獸婆子還講：

「你老人家不看看——我爐倉裏有沒有貨。一屋人祇有五條性命三條卵，沒辦法祇好拿命來抵！……」

「這是什麼話，這是！我管你幾條性命幾條卵呢！我要我的錢；可憐我這一個孤老太婆——留着這幾個吊命錢，讓你自用啊？……」

「她欠你老人家好多？」

「二十隻花邊，」她很快地說，很快地舐了一下嘴唇，好像怕我發覺似的。『本來我還放不得心哩：器九獸公求死求活求着借，作揖磕頭，對着我眼淚直淌。我這個孤老太婆——唉，到底心軟。……他還講——他還講——利錢聽

我算。……』

問她利錢是多少，她就稍為遲疑了一下，疑神疑鬼地瞧了我一會兒。接着她吐了口膩膩的唾沫：再張嘴的時候——牙齒上那條紅絲可不見了。

『我看他錢要得急，又不曉得靠不靠得住：我要他一角五。……』

我極力裝做很平淡的樣子。還濃濃地吐了口烟：爲的怕她瞧出我那付有點不自然的臉色。可是這位老太太很乖覺，她一面緊盯着我，一面趕快改了口：『不過他嫌大多：減了二分。』

『後來她怎麼上吊的呢？』

『哦，這個啊？』她忽然又把嘴唇撮得像個臘鴨脰，額頭上打起許多橫皺——連眼皮都吊了起來。『這個是——這個是——嗯，她拿這個來嚇我嘛。』

「我祇好上吊！我祇好上吊！……」

「她想吃住我這個孤老太婆！我不怕：我橫豎是孤老太婆。呃，你想想：我無親無靠的，我終不能讓別個爛我的賬，是不是，哦唷，上吊！——我就嚇死了？」

「好，我看你上吊！是個人養的就解下褲帶來吊給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孫子才來解救你哩。……吊啊！吊啊！怎麼不動手了？……哼，上吊！你拿這個卡得住我啊！……叫地方上評評這個埋看，你看我是個孤老太婆！好欺侮，是不是。……錢是要還的，上了吊也走不脫：我請司命阿公到枉死城來找你！……賤貨嘛，賤貨嘛！有這個本身上吊倒還是個人哩！……」

「器九跌婆是個極不要臉的傢伙：她跟器九跌公定了親還沒過門哩，她就

已經懷了肚，拜了天地才三個多月——她那石牙子就出了世。你想想罷，翰少爺。……』

這裏她說得挺流利，一句接一句像瀑布似的，一個不留神就得聽漏了一大串。她眼睛沒命地震着，還拿乾巴巴的右手放到桌上敲着打手勢：原來她頂看不起的就是器九跌婆那種行徑。

的
夜
『我並不是要叫個個人跟我一樣——死了叫人立貞節坊。我守了五十年節，這些事我怎麼也看不慣。……』

她把身子坐正了些，眼睛拼命睜大着，嗓子也給提得很高。可是我不叫她再往下發議論，我祇想聽聽那位跌婆上吊的事。我瞧着那張狹臉——現在似乎又縮小了些。一面我極力注意我自己臉上的表情，不讓我肚子裏悶着的那些

憤怒表示出來。

這麼着她又回到原來的話題上去，敘述着器九跌婆半夜裏到她屋子門口來上吊——可是給別人發覺了。

「那個瘟女人想叫我吃人命官司！……哪個也講她不該。地保也說了公道話。我結結實實跟地保打了個交代：

「哪，你老人家親眼目見的，隣居里舍也都在這裏做見證：下回這個女人要是上吊跳河，有個三長兩短——都不干我的事！……」

「那個瘟女人還哭着哩——我怕她！我不管：賬是要討的。第二天我又去：少一個爛眼錢也不行！我天天去要，橫豎他們總要折轎錢給我，要抹棹子讓我吃飯。……」

她住了一會兒嘴。好像故意要避開我的視線，她把眼睛釘到桌上的她隻右手。

關於器九獸婆第二次上吊的事——她說得很簡單：

「她在她自己屋裏吊死了；大井坳本來是有吊死鬼的。吊死鬼要找替身總找不規矩的女人，正派人——她摸都不敢摸。所以一個人哪，噫，總要……」

「她家裏不鬧人命官司啊？」

「怎麼不想鬧呢。不過他們鬧不起來；我們家里解太爺替我講了公話——哪個敢說他一聲不是！」

哦，解太爺，不錯。這是慶二老娘家裏的族紳，聽說他的臉子跟他做的事都很漂亮，甚至於還有許多風流史的。

慶二老娘把腦袋一歪，頸子上又扯起了幾條斜線。眼珠子也溜到了眼角上——斜着瞧着我。並且那張灰色的嘴也撮着，那種俏勁兒簡直叫你摸不準她多大年紀。

「噫，還漂亮哩！」她壓扁着嗓子叫。『頭髮都白盡了，老得柑子皮一樣。他年青時候倒——唔，還出得挺。……唉，人倒真是個好人：我那個三百塊錢會就是他老人家出面替我打的，他老人家看我那三十來担租不夠吃嘛。好人心——我總是感激的。……』

『你老人家田上收的怎樣？』
她立刻裝着付嚴肅樣了搖搖頭：

『不行嘍。天乾水患不用說。有得收罷——穀子又不抵錢。』

其實她並不怕什麼災患：我聽說她不許佃戶報荒。

『那自然，』她說。『那些傢伙沒一個好貨，祇想佔點便宜。呢，良心也要擺在中間，是不是。他們報了荒——我這個孤老太婆吃什麼？——這些野種子崽！千刀萬剮的傢伙！他們……他們……』

味 停停她又把下巴猛地一抬：

的 『那年子他們竟有人要退佃，要我還他押頭！……他們分明要卡住我；看夜 我這個孤老太婆好欺侮，尸框子的東西！哪個曉得人心還沒死絕。解太爺發了脾氣：不准！

『你們這些王八蛋！』他說。他說「慶二太婆當了一世節婦，你們欺凌她啊？」可憐啊！我是個孤老太婆……「你們這些不怕天雷打的傢伙——欺侮

她這個孤老太婆！嗯，我拿點子王法給你們看看！看罷！」他說。他說「我看慣」……

「這樣才沒事。那些傢伙啊——哼，吃軟不吃硬，他們看我這個孤老太婆好說話，吃得住。……」

他嘆了一口氣，視線移到了牆上。乾澀的眼睛震了好一會兒，還拿右手背去抹了一下。

我們兩個人都不開口，祇聽見桌上躺著的那個火車錶在滴滴滴地響。我在打算着——怎麼才能夠鉤出她一點更秘密的事來，讓我知道她那藏在肚子裏的底子，讓我聽到的某種流言給證實一下。

對方祇時不時瞟我一眼，顯見得是等我發問，並且臉上還有點不安的神色。

。過了會兒她眯着眼笑起來，輕輕地問：

「這夠了嗎？」

我扔掉了煙屁股，笑了一笑。

「寫文章啊？」我搖搖頭。「這些事太不出奇，沒有人要。」

「要哪些事呢，那麼？」

「總要有些男女的事。唉，沒辦法，如今作興這樣。」

「那……那……」

她瞟了我一眼。我視線正注在了她臉上，她不舒服地動了一動頸子。她又

歎了一口氣：

「唉，真是！講了半天還賣不出錢！男女的事我說什麼呢——你慶二伯死

得那樣早……」

「噯，不干慶二伯的事。」

於是我又告訴她——光祇寫寫兩夫妻的文章可沒人要。一定得寫些兩個女的爭一個男的，兩個男的爭一個女的。再不然就寫些偷偷摸摸的勾當。這麼着才煞勁，才叫人過癮。

我說了就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一個回往，又仆到桌上，隨手拖一本書來翻着。我知道她在盯着我，可是我不抬起我的眼睛。

她嘴裏「嘖」的響了一聲，還歎了一口氣：

「真是！我五十年來……我……那些蠢事我怎麼曉得！」

我還是沒抬起臉來，小聲兒說：

『不過有人講你老人家……』

『什麼？』

『你老人家不講就算了罷。不相干。』

『什麼呢？——你倒講講看，』他又歎了一聲。

『左右不過是那些蠢話，不過是講解太爺早年的事。……』

『沒得那個事！』她叫。接着斜瞟了我一眼，愛笑不愛笑地攢起了嘴。『翰少爺你真是！不怕造口孽啊？——我這孤老太婆還那個……那個……』

乾脆我不睬她，祇顧我自己看書——其實我一個字也看不下去。一直到她開口的時候我才瞧見了她的臉：她在笑着，腮上那幾條弧線動呀動的：

『文章你不寫啊？』

『寫不成嘛。』

『嘖，唉！……人家造我的謠，這不也能寫啊？你寫我守了五十幾年節，同一隻枯井一樣……』

我搖搖頭，表示這件事沒辦法挽救。

『怎麼呢？』她問。

『這是假的。假的——寫出來哪個要！』

她額頭上又打起了許多橫皺來，稀疏的眉毛給擠成了「八」字形。眼睛生了根似地釘着我，好像向我求救似的。於是我故意避開了她的視線，索性裝個舒服的樣子坐下，把書舉得高高的擋着臉。

接着就來了好一會沉默，連她的呼吸都聽得見。我那個火車錶很有規則地

響着：聽來好像一會兒聲音高些，一會兒忽然低了下去。

我感到眼面前有個陰影慢慢伸長了——原來慶二老娘站了起來。

『翰少爺我走了。』

蜜 她歎着氣，走得很慢：那根拐棍有一下沒一下地在地上戳着。到了門口她
味 可又站住，回過臉來對我笑笑。

的 夜 『一定要講了那樁事——才能夠寫文章賣花邊啊？』這裏她臉子又打起了
皺，眼睛對着地震了幾霎。『我這個孤老太婆命真苦——全靠一些好人幫我的
忙。翰少爺你是曉得的：我不打主意留幾個錢——我靠哪個呢！……我要是不
看錢面上，我是……我是……唉，買文章的人也古怪，怎末要時興這個……呢
，翰少爺，我要是……要是……呢，我一定要講真的啊？』

我放了書，伸了懶腰。我叫她知道我的意思：反正這篇文章是她請我寫的，說不說真的——不干我的事。

她向我這邊走了兩步，拿拐棍拄在地上，身子也往拐棍這邊斜着。她問我文章寫了真事——大概可以賣多少錢，彷彿她要看看上不上算。並且她還講價似地叫我寫好之後拿到頂肯出錢的買主那裏去。她邊說邊走過來幾步，就聲明她是爲了幾個錢——沒辦法，不過這些事她一輩子沒跟誰說過。這裏她臉紅了起來，斜瞟了我一眼，翹着上唇微笑着。

『翰少老你講罷，你要聽哪椿事。』她坐下來，腦袋稍爲歪着，還衝着我不好意思地「嗤」一聲笑。

我仆在桌上，拿手遮住我的鼻子，偷偷地問她：

『就是人家講的那樁事，你老人家早年的事。……』

他扭了一下，頸子上那層乾皺皺的皮也就抽動了一下。眼睛斜着——全露出了黃色的眼白。她笑得滿臉都刻着一條條很深的線紋，那張嘴可還俏勁兒地撮着點兒。

「喂，翰少爺你呀！」她嬌聲尖叫，不過是壓着嗓子的。「喂——喂——那個……那個……真的，祇有一回把，真的。……」

「跟解太爺嘍，是吧？」

「噯呀——你這個人！」——她格兒格兒笑起來，把右手袖子去擋住嘴，全身用種不大靈便的姿勢扭捏着。

「那是怎麼個情形呢？」

這時候她住了笑聲，把袖子離開了臉。她把嘴癢着，眼睛很快地震着，末了她竟擠出了點淚水。她輕輕罵了句「殺坯！」於是湊過臉來，繾繾綣綣告訴我：那回事是萬分勉強的，可是解太爺力氣比她大。

「一個男子漢——我鬥得過他？他就……他就……」

她吸着鼻子哭起來，還偷瞟了我一眼。我說：

「哼，他竟強姦！……有幾次呢，那麼？」

「幾次？——好幾次哩！」

她擤了一把鼻涕，把手指搓搓乾淨，聳着肩膀歎了一口氣。嘴里把說過了的話重複了一遍：是牠不得已才說了出來的。然後笑一笑，腦袋一偏：

「就寫文章吧？……我去買隻雞燉給你吃。」

「怎麼，你老人家不是講已經燉好了一隻鷄婆麼？」

「那……那……噢，我說我要去買來燉。……真的，去罷，還帶幾張紙去

。」

我擺了擺手。她那種款待——我是不敢當的。文章一下子也寫不好，總得
蜜
味
想這麼一想。

的
夜
慶二老娘這才輕鬆似地走了出去，可是半路上又停了步，回願瞧了我會兒。
她翹着上唇笑，舌尖舐舐那兩三顆黃牙。臉子差不離倒在了她自己右肩上，
眼珠可斜到了眼角左邊。她小聲兒：

「今天講的這個——你千萬莫告訴人哪。」

蜜味的夜

『Hello！我跟你們介紹。……』

金維利一進門就嚷，帶着生硬的北平腔。發出的聲音有點含糊，叫人疑心他舌子上生有什麼東西——不敢碰到上顎上去。身子站得挺直，一雙腿子在不自主地微微搖動着；他那一腦梳得很光的頭髮就在電燈下面閃呀閃的。那隻雪白的細手往那個回進門的女人那邊攤着。好像他用力得過了度，那條膀子竟彈簧似地在那裏擺動，

『哪，這就是咱們的北國姑娘——神祕的蜜蜜。……看哪，看哪，hello！——可不是麼，她一雙眼睛……唉！噯！像南歐的夢……一股蜜味……但也是

夢之味……』

他抽着那付平肩膀打了個膈兒，又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厚嘴唾了幾唾，彷彿把這夜色嚼出了一點道理來。

那位蜜蜜微笑着，輕輕抿着嘴巴——揉出了腮巴上兩個橢圓形的酒渦，上身稍爲往右邊歪着點兒，似乎要避開金維利嘴裏的酒味。腦袋動也不動，祇拿眼珠子活動着；瞧瞧屋子裏的三個人，又瞧瞧她右邊的那位阿胖。

這間客廳給橙色燈罩映得發紅。桌上那把銀色咖啡壺照出了誰的臉——又長又歪，像一塊倂餅。旁邊散站着幾個酒瓶，一些杯子。雪白的花邊桌布上——沾着一塊醬油樣的疤。

阿胖左手一直彎着——讓她右手掛在那上面。他表示什麼似地衝着她笑一

下。他噓了一口長氣，看來他似乎趕了一趟遠路才回家的樣子。

坐着的兩個人把視線注到了她臉上。細眼睛的那一位忽然驚醒了似的——把手裏一本書一摔，嚷了聲『奇品！』又聳聳肩膀替自己的話下註腳：

『Charming, coquetish and 那個——』

據阿胖介紹——這就是丁問紫先生。朋友們還趕着他叫『都會的曼曼之蟲』，『因為他寫過這麼一篇文章。背有點駝的那個長條子是什麼上海橫光：起一，起身又坐下去，歪着嘴咕嚕了一句什麼，嘻嘻地笑起來。眼睛老是對裏面那扇臥房的門瞟着。

祇有那個瓜子臉站在一幅畫跟前靜靜地等別人介紹，緊閉着那付紅得不很自然的嘴唇。等阿胖一宣佈了他就是大作家媚姍先生——他就矜持得連那套黑

西裝都似乎有洋鐵皮那麼硬。他有禮貌地微笑一下。身子還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反着兩隻手：跨開腿子站着。用種欣賞什麼的派頭打量着她。眼珠子打她腦頂溜下來，又慢慢回上去——到一個適當的地點就停住了。

可是金維利一把抓住那女人的手：

『來來來，咱們來樂他一樂！……蜜蜜你看哪，噯，我們的沙龍……噯，南國的夢之味……』

大家都擁了過來，還把一張簧心皮墊子的太師椅推到桌子邊。阿胖一直像個保鏢的那麼跟在她後面，左手搭在椅靠上。他微笑着瞧着那七手八脚忙着替蜜蜜安排煙酒，得意地挺着肚子——讓背心上打着許多橫皺。

丁聞紫先生用種性急勁兒倒着酒：泊泊地直瀆，弄得杯子裏滾着淌出來。

他眯着眼說了句——『丟水了！』然後搖頭擺腦舉着濕漉漉的杯子，衝着那個女的直嚷。空着的手還觸了上海橫光一下。

那一位的背更加駝了些：那套筆挺的西裝看來怪不合身。他笑得膩膩的。眼釘着她——好像要把她吞下去。

他們對金維利叫“*Our King*”，把女的稱做“*Her Majesty*”。那位丁先生五成像是恭維，五成像是一種挖苦——嘴裏迸出了許多隱語，許多開玩笑的話。那個駝背就唱相聲似地湊合上去，把別人的話重複一句。一面嘻嘻地笑着。

金維利一直沒動手，帶種舒坦樣子看着他們——安閒地等着別人伺候他。於是媚姍先生仰着那張瓜子臉站起來。他不管人家喝不喝，祇顧自己端起杯子——挺文雅地啜了兩口。接着拉拉褲管坐下，伸出了兩肘，看看桌面上

——揀了塊乾淨地方擱上去。

女的笑得有點吃力。不過嘴巴還輕輕地抿着。她搖搖頭——耳朵下面兩顆珠子一陣亂掙。

「我不會喝，」她嗓子帶點兒啞聲。她用蘭花手的姿勢推開那個送過來的杯子，彷彿怕沾上什麼髒。

兩三張嘴就都叫起來：那不行！還有一個夾着外國字——*Zou hou*——阿胖似乎嫌那漿過的領子箍得他難受，把領子轉幾轉。兩隻手擺動了一會，臉上抱歉地陪着笑：

「呃，呃，蜜蜜真的不能吃酒。……」

那幾個又提高嗓子吵起來，並且屏不住地漏出了笑聲——聽來膩膩的有點

兒黏性。他們問阿胖站在哪一邊：怎麼，這大塊頭到底用什麼身份替她說話的？哈！

那個沒奈何地笑笑。他有點不好意思——竟把木桶似的頸子扭了一扭。女的想來個緩衝，就把那個被人緊抓着的手輕輕掙扎一下：

「這屋子幹麼不放個鋼琴？……是您的不是，這屋子？」

金維利一個勁兒不放手，叫她感到了他掌心裏的汗：她似乎有點怕自己那隻豐滿的手給泡得變了樣子。

「怎樣哪，不錯吧，」他吃力地打着北平話，連他那兩片厚嘴唇都撇了起來。「這是我的神祕之寓，也就是——也就是——」

這裏他苦悶地皺着臉，拿三個指頭堵着嘴——打了個膈兒。一句話也炸藥

似地轟了出來：

『SALON!!!』——四壁裏起了嗡嗡的回聲。

上海橫光在哼着“Pagan Love Song”，拚命模仿着吉他的音色——唱小調似地用了許多滑音。眼球上掛着些紅絲，時不時瞟到女的那突起的胸脯。身子老是移動着，彷彿有什麼梗着他的屁股。

的
味
蜜
等到別人停住嘴，他就要叫大家注意到他的存在似的——趕緊收束了歌聲
夜，對媚姍先生提高嗓子說：

『啊，Towered up!——這個這個——真是個好字！』

41
說了就得意地瞧瞧那個女人。終於眼睛還是落到了她胸脯上。嘴巴不經意歪了一下。

一張瓜子臉往他這邊一轉——冷冷地射了他一眼：

『Nonsense!』

『Nonsense? 怎麼個 nonsense 法，我問你！……Non 你媽的屁 sense!』
這麼着他倆中間就起了爭執。

上海橫光額骨發紅，急躁得結裏結巴說不順嘴。眼珠子老往蜜蜜臉上瞟着：他打定主意要當着一個女人的面爭一口氣。

媚媚先生狠命擦根洋火點着吉士牌煙。他冷冷地笑一下，咕嚕了一聲『屈死！』

這可逗得金維利大笑起來：把雪亮的腦袋靠到女的的肩上，一會兒又掉到了她懷裏。

那位上海橫光起了身。腦袋往敵人那裏湊過去：看去叫人疑心他背上揣了個包裹。

『我倒要問個明白，我我——噢，我怕你，阿是？……』

旁邊的丁聞紫先生拉開了自己的椅子，嚶着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主張這兩位作家到洋台上去打一架，讓阿胖做公證人，請“Her Majesty”觀戰。於是他拉拉外衣，衝着那女的鞠了個躬。

阿胖苦着個臉，像害着便閉似的。兩手祇是擺動着，嘴裏『呃呃呃。』接着又沒主意地扯扯金維利。

他們吵着些什麼——蜜蜜沒注意。她一直耽心那男子的光油油的頭髮會弄髒她的衣裳。這裏她趁此把他的頭推開，站起身來踱開去。她堵着嘴瞅阿胖一

眼，又去檢查自己身上——胸襟上竟沾了一塊濕的：膩膩地趴在那裏，連流都流不動。

她咬着下唇，上唇用力地掀了一下。那塊濕的彷彿透過了衣裳——冰到了胸脯上。她想像到自己白蠟樣的皮肉上流着膩膩的東西。於是她打了個寒噤。她恨不得衝到阿胖跟前對他叫——

『我不要他愛我！我不要他接濟！——我還他這五十塊！』

不過她到底沉住了氣。努力裝出付閒散樣子——踱到了洋台上。

一陣涼爽的空氣往她身上流了過來，隱隱地還聽到了滾水似的聲音。前面那些屋子漏出各色的燈光，彷彿是一隻隻對她瞪着的眼睛。遠處模糊地透出一抹淡淡的紅光——好像什麼地方失了火似的，把夜色沖淡了許多。

她四面瞧瞧——辨不出方向，祇覺得她自己的家該在那個右邊角上。她媽媽說不定在數着剛送到的錢：一面叱着叫她弟弟跟妹妹別吵，一面嘟囔這間亭子間太擠——要找個前樓。

這裏她輕輕噓了一口長氣，又糢裏糢糊記起她爹在世時候的事。

可是她感到她身子後面一陣黑：阿胖打門裏擠了出來。

「呃，蜜蜜，」他用種辦事務的派頭打着手勢「我看你——噴，你應當待他好一點……」

45

女的盯着他一張半邊亮半邊暗的臉，他那打着繮的下巴肉就顯得更加突起了些。一會兒她移開了視線，衝着五顏六色的夜空行一下深呼吸。她沒有表示接受，也沒表示拒絕，祇迸出了一句——

「噲，真是！」

那個大漢就很快地說了起來，又簡單，又有條有理。並且他完全站在蜜蜜這方面來打算的。想想罷，她就算是個傻瓜——也該對他那位朋友拿出點兒愛情來。那個金維利往後還會接濟她，會寫文章來抬高她的地位。這裏他理理領結，把頸子伸一伸，釘着瞧着她。

他倆聽了會兒屋子裏的吵聲——似乎誰跟誰要打架。

阿胖瞟了那邊一眼。他顯得有點着急的樣子。可是他仍舊把這題目護了下來。

「你曉得的：他爹也可以幫你的忙。那個老頭兒在約翰洋行裏抓總，來往都是好老。他們可專門替你開家咖啡店，再不然替你辦一家電影公司。……」

蜜 味 的 夜

兒。

『我知道，』她又噓了一口氣。接着對遠遠的淡紅影子沈思起來。

那些散散落落的燈光耀着他們的眼：天上看不見一顆星，也看不出有雲。有時候飄過一陣風來，就帶來一般煤煙氣，還夾着什麼地方刺鼻子的石炭酸味。

女的給那大塊頭攔到了客廳裏的時候——那對吵嘴的人可已經對罵起來，

桌子布全成了濕的。上面躺着一隻杯子。金維利一個拳頭放在牠旁邊：漂
白過似的手背上突着一條青筋。

現在上海橫光可不管有沒有人在場，祇伸直個食指指着媚媚尤生的臉，伸
冤似地衝着金維利直嚷：

沒有？你你——俺，老實說！……還有句子，還有——哪，「董色的色情之夢，」哪，「椰子味的眼睛：」你都抄，你都你都……」

媚姍先生對大家擺動着手，連頰子都發了紅。看那勁兒比剛才軟了點兒：「怎麼是抄，怎麼是抄？寫這一派文章——當然祇好用這些句子。此外叫我怎麼寫呢！……哼，抄！你也是抄來的！你連名字都抄！——你想專利的阿是？……這個屈死！……」

「還有！還有！噫！」那個吸足了一肺的氣，「還有——還有——」亞熱帶的色感那麼地冒着奶油色的 Peppermint 之味的一顆慧星似的十九歲的年青的心！」……」

他一口氣說着。看着看着他身子漸漸變了起來，好像火上烤着的一塊牛皮

，他已經吐盡了肺裏的氣，可還掙扎着把這句子說完，頸子上就突出了一條青筋——歪頭扭腦延了上去，在什麼地方隱下了一截，一直到額頭上又顯現出來。

阿胖一直亂搓着手要勸開他們，鼻子汗油油的也沒去搭。

那位上海橫光馬上再吸了一口氣，把身子放直了些：

「這句也照樣抄去！噫，真不要面皮！——快四十歲的人，還抄「一顆十九歲的青年的心！」……」

這句話可傷了媚姍先生的心：發紅的臉成了白色。他抓緊着拳哆索着，修得尖尖的指甲陷進了手掌肉裏。牙齒死命咬着：那張平滑的腮巴上隆出了一條肉。他要衝過去揍一個傢伙。

可是正在這時候——金維利衝着上海橫光吼了句『不許吵！』

正是媚姍先生身子一震。沉住了一會兒氣，他抽動着眼皮對大家訴着理。嗓子給提得很高，有時候發出了一兩聲女音：

『他說這個話！你們看！……我倒同你比比看——哪個老！……癩三末
味，你是！西裝都穿不像樣，西裝！——西裝——哼，吳淞路買來的舊貨！……
的 比比看，哪個看來年青！……維利你曉得的，哪——』這裏瞟了蜜蜜一眼，
夜 『我那些化粧品——噯，噯，有些連 Modern girl 都還不曉得牌子哩！……』

『哼，抄了就算作家！』那個對手又變着個身子，沒理會別人的話。『我
真不懂：抄來的文章倒——倒——倒值兩隻洋一千字。我——我我——祇拿到
一塊二毛！我的……我的……』

「閉嘴！」金維利使勁在桌上搥了一拳——訃！那些瓶子什麼的都一跳。躺着的玻璃杯就拿杯底子做圓心——往左滾了一道弧線又滾回到了右邊。

阿胖苦着臉捺他坐下來，一面搖搖頭。他身子歪着點兒；讓個地位來等蜜挨到金維利身邊去。於是那女的把手搭到發脾氣的那位肩上，順着他身子往下移，彷彿表示她也幫着勸了間。

「呃，好了好了！」丁聞紫先生的手在空中一抹，又正經着臉色對着上海橫光——『是的吧，我說過的吧；我叫你識相些……你看！』

媚姍先生哼地笑了一聲，挺着個胸脯，拿個顫着的中指在黑襯衫上抹幾抹。雖然給橘紅的燈罩映着，可也瞧得見上海橫光的臉色發了灰。他一屁股倒

到了沙發上，眼球差點兒沒突出來。

那個女的，可正把視線對着他，眼睛裏流着異樣的光——顯然在表示着一種驚訝，一種輕蔑。並且他還看見她抿了抿嘴。

於是他絞緊了兩隻冰冷的手，決計再說幾句話。

『怎麼呢？』他要站不站地動動身子，聲音打着顫。『這是事實。這個：……我本來……』

『你再說！』金維利猛地站了起來，撈了撈燙得很平正的袖子。『不許你說——你就不能說！……稿費是我支配的；高興把你多少就把你多少！你嫌少你不要交來！……娘的臭屎！——你倒管起我的稿費來了！……識相點！曉得哦！……』

又是幾隻手搭他坐下去，幾張嘴勸着他。阿胖還替他倒了一杯深紅色的酒。

，嘴裏埋怨別人太愛使性子。

對面那位丁聞紫先生眯着眼睛看着那女的在翹着上唇說什麼，他自己的脚尖腳跟在地板上敲着——滴，滴，去。滴，滴，去，臉上也裝着他平素跳華爾茲的那付微笑。

媚姍先生可冷冷地橫了他敵人一眼，大大方方坐到一張椅上。然後滿不在乎地拿起去在那裏的書來看看，額上輕輕打着橫皺，嘴角稍為往上翹着點兒；叫人覺得正義永遠在他這邊。

可是那個上海橫光竟掛着了一顆眼淚。他在幾雙各色各樣的視線裡——連眼睛也沒地方放。

『好的！』

蜜 的 夜

他低聲說了一句，站起來就往外走。臉上的神情顯得又害臊又害怕。

「阿胖，讓他去！」金維利瞧見那大個子追去攔他，就沉着臉叫。

阿胖可跑了出去，一面發慌地叫。樓梯空隆隆一陣響。

女的插了進來：

「噤，您真是！大家全是好朋友。……幹麼呀，您這是？」

金維利甩甩頭，窩着厚嘴唇透了一口長氣，好像剛打游泳池裏鑽出來的。

他拿幾個手指摸着她脖子，還試着要移到她胸脯上去。臉子給假到了她頸窩裏

：他化了一些工夫讓自己平靜了點兒。於是顫着手端起杯子來喝了一口。

「不管他！……他明天又會來的——又來揩我的油。噯！噯——」

媚姍先生抬起臉來——顏色還有點發白。祇有嘴唇一直保持着那種男人決

不會有的殷紅色：動着的時候——似乎還看得見牠在油油地閃着亮：

「他說我抄！——笑話！……我本來是無所謂的：Freudism就Freudism, Mysticism 就 Mysticism, 你們叫我改變作風就改變作風。橫豎一樣的拿稿費：所無謂。……他說我抄！——笑話不笑話！……」

「好了，好了噯！」丁聞紫先生翹起大拇指，其餘那四個指頭搖了幾搖。
『還是規規矩矩喝一杯——喝一杯 Port……』

於是媚姍先生搓搓手，挺內行地問了句『是不是 Dubonei?』走過來瞟了那女的一眼，扯扯褲腳管坐了下去。

這屋子裏響起了泊泊的水聲，還有丁聞紫先生敲着腳跟响。主人疲倦地瞅一眼那扇臥室門，可是嘴裏還叫那個年青的娘姨起來燒火煮咖啡。他決計要撇

開那些不快的印象。

那位丁聞紫先生就起勁得連細眼睛都發了紅，熱心地幫忙張羅這樣那樣。並且那個還沒醒透的娘姨一走過他身邊的時候——他還暗地裏推她一把。接着小聲兒告訴別人：『別看那張臉子又紅又粗，大腿倒老實，軟得像丁香。』

媚姍先生雖然感到腦袋重甸甸地在漾着晃着，呼吸也還有點急促，可還是挺着個胸脯坐得挺端正。

祇有蜜蜜感到很不安，彷彿椅子上有臭蟲釘她。她吃力地抵抵嘴唇，站起來伸個懶腰。眼睛往四面找着——似乎要在那些角落裏找出阿胖來。

57

靠着她的那個男子就好心好意要安慰她似的——拖着她坐下去。他那平平的肩膀貼着她，看去簡直像是那個方酒瓶，一面右手要想盡法子擠進如兩條大

腿中間去，似乎要借此發散一下剛才的怒氣。桌子下面就起了一陣陣暗暗的騷動——進攻着，掙扎着，桌子給震得哆嗦。上面那些器具也害怕得顫抖起來。

他嘴裏可在勸着酒。

『怎樣哪？』他十分費勁地說，連他那厚嘴唇都掀得像個喇叭口。『一個 Modernist 不喝酒？噉！噉……No bien, no bien』

這裏他把臉子湊近她的臉，眼睛成了一付鬥鷄眼：

『酒裏有少女的胭脂味。好像——好像——噉！麗芒湖的鼻子……憂鬱得有一股榴槿味……噉，麗芒湖的——麗芒湖的——Banjo……噉！噉！Saxophone 吹出綠色的 Waltz 調子哪。……』

他說得怪不順嘴，彷彿他在背着一課沒念熟的書。半中腰裏老是打着頓，

接着丁聞紫先生眯着眼睛笑着，也用種膩膩的聲音吐出了自己的見解來：「呃，這聲音有點發噁。發噁的聲音是性感的；有亞熱帶的戀之味——二十世紀的綠色與奮劑。……」

「哪裏！」那邊抬起了一張瓜子臉對着蜜蜜，像叫她評判的樣子。「興奮劑該是革色的。……我告訴你：紅是紅，不是別的。藍是藍，也不是別的。祇有綠色是——是神祕主義——Mysticism！」

於是他們爭執起來。看去媚姍先生很歡喜跟別人抬槓。不過這回他辯論得很文雅，還不時伸出個中指去抹抹黑襯衫。

他那個對手可老瞶着蜜蜜，笑嘻嘻地擠着眼睛。

這時候金維利趁空兒撲到了那個女人身上。他厚嘴唇撮得像個鴛鴦。頂出

了舌尖，衝着她那塗着頭號橋紅的腮巴上——猛地親了一下：嘎！

她白齒差點兒沒給碰得掉下來。右頰給塗上一搭巴濃的唾涎：那個厚嘴唇離開時候——還扯成一條絲，在燈光下面閃了閃亮。一直等到那個厚嘴唇離了三寸開外——那條唾絲才給扯成兩斷：左邊這一截就很有彈性地掣回到她腮巴上。

『噯您！』

女的皺了皺眉，一抽身就站起來，嘴巴輕輕地堵着。右手抓着手絹在那裏揩着臉。

一下子金維利臉上變了顏色。他瞪着眼楞了會兒。那付平肩膀像吃誰推了一把似的聳了起來，脊背就有點往上拱。他咬着嘴唇，咬出了那排長牙齒！

他從來沒受到這樣的侮辱過。他在家裏一直當着獨養兒子，連爹也讓他七分。他周圍的人從沒拗過他一句，從沒拒絕過他的命令尤其是那些女的。可是——怎麼！這個雌貨！

「你嫌我髒？」他打牙縫裏吼着。

似乎他奮激得過了度，身子竟站不住似地搖擺了一下。他簡直疑心這裏並不是他生活着的世界——面前的那個女的竟敢看他不起？並且——並且——他並不是沒花過錢。

於是他索性衝了過去，一把抱住了蜜蜜。他拿厚嘴對準她臉一陣亂啄。唾涎打他兩片嘴唇中間迸了出來，吱吱地響着。

他嚷着，掙扎着，亂揉着濕漉漉的臉。

蜜 的 味 的 夜

另外兩個男的已經住了嘴，傻了似地瞧着那邊。金維利喘着氣，用力得身子都打顫。可是總不能夠儘量把唾涎射到他臉上去。他腮巴上還挨了一掌。

「快來！」

那邊丁聞紫先生趕緊跑過來抱住了那女的：他蹲了下去——專門抓住了她兩個腿子。趁着別人在亂掙扎的當中，他兩手沒命地捏着摸着，還深深地伸上去——在大腿中間抹了幾下。

他在那裏一直蹲了好一會。金維利已經把那個女的拖到那邊臥室裏去了——他還是沒起身。

媚媚先生動動嘴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兩隻手伸一下又縮了進去。那女的給

拖得跌跌衝衝掠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就用種敏捷勁兒讓開了一下。他垂下視線釘着蹲着的那位，似乎想了一會兒。這才很快地走到臥室門邊彎下了腰——打鎖匙孔裏往裏面張望進去。

這麼過了兩分鐘。他像有點過意不去——回過臉來招呼一下丁聞紫先生，他愛笑不笑地點點頭：

『Montage……來看看！……』

那裏面發出一種壓榨着的聲音，罵着『噁』着。地板匍匐地亂響一氣。聽去都像是打鑼子裏迸出來的。

丁聞紫先生彎着腰走了過去，腿子一拐一拐的，彷彿什麼地方生了一顆瘡。他把眼睛眯成一條縫，眼尾上的皺紋摺成了扇形。嘴輕輕歪着，彷彿要跟鎖

匙孔上的那塊銅片親嘴。

他倆的腦袋湊在了一堆——交換着張望着。兩個屁股翹得高高的。有時候還稍爲擺動一下。

『不是處女末，』丁聞紫先生壓着了嗓子。

那個把肩膀擠過來點兒，小聲兒答：

『當然囉。……她怕有過三個小孩子，起碼。……』

丁聞紫先生屁股聳動了一下，又擠開了他朋友的臉。他用種緊張勁兒盯着那個釘子形的小洞。他還有點氣喘。額頭不知不覺動着，輕輕地碰到了那冰冷的門板上。他看了好一會——也不讓別人，祇是爲了要對得起朋友些，就隨時報告一點裏面的情形。

「哈，他抓她胸口。……喂，喂，他拔了一把……」

於是媚姍先生用着種特別的神情——好像小孩子眼巴巴看着別人吃糖似的。嘴裏附和着：

「維利總是這樣的：他的老脾氣」。

「這有什麼趣味。……要我就不歡喜這樣的女人——看她乳部……嗯，她打他！……」

這兩個在那裏蹲了好一會。他們全身有什麼東西縛着，漸漸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他倆中間現在有個說不出的什麼聯繫着，彷彿這一羣朋友裏面——祇有他們兩個是特別融洽的。

他們祇要動動屁股，動動臉上的肌肉，彼此就能夠知道對方肚子裏說了什

蜜 味 的 夜

麼。他們兩個的感覺竟一樣。他們覺得在看一齣挺夠勁的戲：似乎他們心底裏隱藏着的一些什麼——別人替他們發洩了出來了。

可是他們總覺得有一種缺憾，彷彿他們應當有的一份東西給搶了去——讓別人享受給他們看。

丁聞紫先生似乎要表示表示他對這位同命運的朋友是體貼的，就把估據鎖匙孔的時間縮短了些。他跟媚姍先生對眼瞟了一下。他們互相用感覺看到了彼此臉上都好像閃了一苦笑：他們都有種掉了件什麼東西似的心情。

媚姍先生老是移動他張瓜子臉：房裏那對男女在掙扎着改動了位置，動不動就走出了那個小洞看得到的範圍外面去。

這裏他很大方地讓開了腦袋，叫那個瞇着眼來看。

他們希望房裏那對男女再肉搏得起勁些。金維利應該更玩點別的花樣來，應該做點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闖下什麼大禍也不要緊。那個女的力氣也嫌不夠；她竟給遮往了嘴不能叫喊，給摺住了膀子使不了勁。

一看見她咬了男的一口，搔了男的一把，外面這兩個就稍為感到點滿足，好像可以借這一手來把他倆可憐的地位抬高一些似的。

那邊金維利把女的使勁一拖——這雙男女就打鎖匙孔裏隱了開去。男的似乎把她推到了那張銅床上。

女的一直尖叫着，可是聽去覺得她給被窩蒙住了嘴。

丁聞紫先生失望地嘟囔：

『唉，現在一定更好看。』

他們骨頭似乎是變硬了的，一直沒站起來。他們在這裏守候了好一會。可是什麼也瞧不見。

忽然裏面那個高音叫起來，帶着哭腔：

『你這混蛋！你這……！』

聽得見金維利咬着牙罵着。接着一陣響——劈！劈！

丁聞紫先生手抓着門把——輕輕旋了幾旋。

一直到阿胖拖着上海橫光回進到了這間客廳，他們還是什麼都看不到。

媚姍先生紅着紅臉，拖着步子走到桌邊。他瞅了那個駝背一眼，抵了抵嘴。手摸摸煙罐，又拿指節敲敲桌子。他用種等得不耐煩的臉色對着阿胖問，歪歪嘴指指臥室那邊：

「他在這女的身上花了點錢吧？」

那個點點頭，腮巴肉一陣顫。肥厚的白手伸了出來，揸開了五根蛆似的手指。『五十隻洋？』丁聞紫先生吃了一驚地插進來，他感到的缺憾覺得又給拉大了些。

媚姍先生拿眼珠往玻璃窗那邊斜了一下，輕輕扭了扭頸子。他心腔裏隱隱有種酸勁兒，叫他噓了一口氣。他覺得金維利把蜜蜜捧過了火。看看臉子——他媚姍先生長得並不比那個女的差。

『真奇怪。這樣一個雌貨——他居然花了五十！真大方，唉！……我問他借兩塊他倒不肯了。……』

那位大個子搖搖手勸他別多嘴，左手抓着塊手絹擦着額頭上的汗，臉色苦

着像在哀求。他極力把個駝背勸回來，一邊談邊走了一點兒路——他喘氣還沒喘定，要說話可說不出來。

可是大家把話鋒都對着了金維利。上海橫光畏縮地瞟了媚姍先生一眼，輕輕說了幾句話。那神情就像小孩子挨了打——哭過一場之後對別人解釋一些什麼：

「叫我生氣的實在是老金。他那種態度——那種——對朋友哪裏可以這樣！在一個女人面前給我難堪末，這是。」

「所以呀！」丁聞紫先生猛地把臉子湊了過來，壓着個嗓子叫。「我說的末：叫你不要多講，不要多講。老金橫豎是不講情面的。……還說揩油哩！——我們揩他什麼油！……我倒不相信！要拆爛污大家拆！散了夥拉倒！」

『呃呃呃，嘖！』阿胖皺着眉。接着側側腦袋，彷彿怕臥室裏的人聽了去。媚姍先生彎着腰，兩肘擱在桌上。他繃着臉，縮着血紅的嘴唇咕嚕着，一面可還在注意着那邊房裏的響動。

『真笑話！我們拿這幾個錢，就叫我們拚命捧他！做人又做得那樣小器！』這裏他跟上海橫光對了一下眼，似乎表示他跟他什麼都能夠諒解的。於是丁聞紫先生撈了撈袖子，主張打那姓金的一頓再散夥。

『我們捧別人也好捧的——一定要捧他？我們……』

突然——那邊金維利吼了一聲什麼，他趕緊住了嘴。他們互相瞧瞧，臉皮肉拉得緊緊的。他們都有種出了什麼禍事似的感覺，身上彷彿淋着冷水。

跟手那扇房門訇的打開——蜜蜜衝了出來。

那四個男子全楞住了。睜大了眼瞧着她。

她披着一件浴衣——還沒扣上帶子。跑的時候飄開了點兒，露出了她那雙精光的腿子。臉上濕漉漉的還刻着一條條青青的紅的紋路。畫着的眉毛糊成了一片，好像在沾水的紙上塗了一抹墨。膀子腿子上顯出了抓破的地方，扭紫了的地方。胸脯上透出了血印。

阿胖把嘴張得大大的：

『怎麼？』

女的倒到了沙發上——哭了起來。

『那個混蛋！……他……』一面抽動着肩膀一面咬着牙叫。

那位大漢嘴裏響了一聲『嘖、唉！』走過去把手搭到了她肩上。他苦着臉

轉動了一下頸子就輕聲兒勸她沉住氣。他知道他那位朋友的脾氣——愛一個人可愛得怪厲害的。

媚姍先生透過一口氣來。不知道爲什麼總感到了一點輕鬆：剛才壓在腦頂上的什麼重東西似乎給卸掉了。於是他拿中指抹一下光油油的頭髮，用極又快又穩當的步子到臥室裏去看看金維利——給推倒在地上的那個。

客廳中間站着的那個駝背動也不動，眼睛死釘着女的。頸子往前面伸出點兒，像個沒帶眼鏡的近視眼——可又拚命要把對方看個明白。

丁聞紫先生祇盯着她腹部以下：他希望有陣風來把她的浴衣飄開點兒。可是她一個勁兒哭着嚷着：

「我不幹我不幹，我受不了！……」

阿胖一直平心靜氣開導着她。聲音放得很低，一個字一個字可吐得很清楚，看去他竟是在替她計議着一件對她終身幸福有關的事。

「你聽我說，你聽我說。……維利並不是故意欺侮你。他愛起女人來……向來這樣的。他——他——」

——躊躇了會兒，他就決計乾脆說明白些：

「他光祇惘惘覺是不滿足的。……」

蜜蜜沒回答。嘴巴閉得很緊，顯然是在熬着身上的痛處，嗓子裏發着零碎的聲音——不知道是哭還是說着什麼。眼睛瞪起來的時候，就瞧得見連睫毛都水濛濛的；這裏有淚水，也有金維利的唾涎。

站在她旁邊的那位苦着臉，沒辦法地歎了一口氣。他把舌尖在自己嘴唇上

攔了會兒，又吃力地俯下臉去：

『你這個人真太那個。這是二十世紀呀。這是上海呀。你還是在我們 Modernist 之羣裏面的哩。怎麼——唉。』

他瞟了對面兩個男子一眼，拿手絹揩揩額頭，又提到金維利的父親：這仍舊是爲蜜蜜的前途設想的。

『你剛打北京來——沒個人捧場幫忙還行？你想想。……』

『過來！』臥室那邊掠過來一聲吼。

金維利祇穿着一條襯褲。那件襯衫皺得不成樣子，似乎還有撕破了的地方。他搖搖地不大站得住，拿手撐着門框。彎着兩個腿——做個貓撲耗子的姿勢，對這邊突出一雙滿是紅絲的眼球。

蜜 味 的 夜

他肩膀給媚姍先生撐着。那個在動着嘴唇叨着他，挺着個胸脯，腦袋文雅地擺動幾下，好像做這種事準得講究這一定的姿勢似的。

那個駝背漸漸直起腰來，捉摸不定對丁聞紫先生打眼色。別人就把細眼睛霎幾下，聳了聳肩膀。

阿胖可半扶半摺地把女的捧起了身，還湊過臉去：

「他接濟你的錢也已經送到你家裏去了，怎麼能夠——能夠——不那個。那等於訂了合同。……就是你還他這筆錢也來不及了，況且——況且——唉，你媽媽正是等錢用。……」

他偷偷地掃其餘幾位一眼，似乎生怕給別人聽了去。臉皮肉輕輕皺着，看那神情像在懊悔那個契約訂得吃了虧。可是他噓了一口氣：這樁事竟沒辦法補

救。不管是藝術家是詩人，不管他做人怎麼拆爛污——這種信用可總得講究的。

這麼着他擁着那女的往臥室那邊推，臉子靠在她後腦後面，衝着對面的金維利微笑一下。嘴裏小聲兒補了一句話，用着演員背着台詞的那種聲調：

『放現代化一點罷，蜜蜜。結結實實讓他愛一下，到明早九點種就沒你的事了。……』

她沒主見地隨他擺佈，胸子裏昏昏沉沉的。她沒有掙扎，祇是把全身的重量全放在阿胖手上——別人推一下，她邁一步。

一進了房門她這才驚醒了似地掄了他一眼，想要一抽身就往回跑。

可是房門給勻的一聲帶關了。擦達！——上了鎖。

阿胖彷彿做了件什麼大事，搓搓手透一口長氣。隨要後叫人稱讚似地瞧瞧

廳上的三位朋友。

那位媚姍先生是帶着萬分委曲的臉色離開那臥室的。他不服氣地斜了玻璃窗一眼，把紅得發亮的嘴巴撮小一點兒。他偷偷地行了一次深呼吸，眉毛一揚：『金維利這回——嗯，做了一次洋盤』

跟手駝背就痛快地大笑起來，一面拿視線會意地釘到那張瓜子臉上。他已經爆出了一肺的氣，可還拚命笑下去，連青筋都突得像條蚯蚓。那聲音成了乾巴巴的，別人都代替他感到費勁。可是他吸一口氣又重新打着哈哈：顯然他是拿這個來當做他對金維利的一種報復，並且還拿來對講和了的媚姍先生表示一種好感，一種同病相憐的恩籍。

丁閏紫先生冷笑着，

『好極了，好極了。』

他兩手插到了褲袋裏，又用種堅決的樣子提出了一個議案。他主張把這回事寫成一段消息——拿給金維利去看。要是那個還那麼小器，就把這稿子投出去。這一手他們也許可以撈到點實惠。於是他叫他們同意似地看看大家，又斬釘截鐵地加上一句——

『這樣我們就可以發洩一下——都市的憂鬱！……』

他說得挺起勁：嗓子不知不覺越提越高。眼睛老歪着，嘴有點往右邊歪，瞧來他在使着力。

阿胖趕緊把一個食指豎在嘴上，着慌地發出一聲『Sh！』接着裝了個鬼臉，表示他並不是怕金維利聽去了他們的話祇是叫他們聽聽那邊屋子裏的響聲。那幾位靜了下來。側着臉聽着，眼睛裏閃着亮。他們肚子裏沒轉別的什麼念頭，祇巴巴地等着那臥室裏出點不得台的事。

可是過了會兒——有誰失望地歎了一口氣。

